



女媧山看云

李厚之

女媧山在陝西平利旧县东，传说是女媧抟土作人处，故《华阳国志》谓之“作道”。

汉白公路未改线前，这里是东抵竹山，西达金州的要道。我也曾几次乘坐公交车由此经过，弯曲的山路从山下一直盘旋到山顶，蜿蜒如龙，平衍如堤。两旁松枝森森，青杉乔乔，万木交翠，涛声轰鸣。坐在车内看身边云雾横涌，一会儿在车前，一会儿在车后，有时把整个车子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人好像在云中穿行，觉天地清静之气扑面。后来读北宋马永卿《懒真子》，才知古人与我同感。马永卿曾被差为金州考试官，自开赴赴金房道，途经女媧山，亦有“岂不在天空中行乎”的感觉。然而我几次都是乘车穿过，并没有下车一览女媧山云雾中的景色，因此甚是遗憾。后来，有幸看到安康摄影家拍摄的《巴山云海》照片，那如梦如幻的画面吸引了我，云海中海那一座座美丽的山峰，并不像人们形容的如岛如屿，在我眼中分明是琳宫玉宇。当我知道作品是在女媧山上拍摄时，脑海马上萌生出“地上即天”的想法，因而就更想站在女媧山上好好体会一下人在天上的感觉。

机会终于来了。一位从省上来的画家让我陪他上女媧山看云，在画家无非想亲眼看看巴山云海，体验置身云雾中的感受，而我却是夙愿得偿，自然十分乐意，于是我们便相约而去。女媧山看云，最佳时机是在朝曦初露时，为了不错过时间，我们头一天傍晚到老县镇借宿。我一直处在兴奋之中，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不能成眠。心想唐诗人元稹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诗句，好像除了巫山之外，天下就再没有看云的好去处。然而就是这首诗，却使巫山之云名满寰宇。女媧山和巫山同处大巴山脉，只不过一在山之南，一在山之北。但在古代，它们曾是一个区域的两座山，魏晋时设置的北巫县，著名学者刘琳先生考证认为，就在今天的平利和镇坪之间。支脉相连，声气相通，这里的云和巫山的云，一定也是相连相通的。抱着这种想法，我安然而睡。

第二天绝早，驱车来到女媧山。昨夜下了一阵小雨，山野像洗过一样，草木华滋，微风拂到脸上，还真有点“高处不胜寒”的感觉。我们停在在垭口人家，带着相机、画夹，步行上到女媧庙等待云雾上来。从山顶四望，则见南面断崖陡峭，郁郁葱葱的树冠一个连一个在脚下随风吹摆；而东面与西面则冈峦起伏，是绵亘四五十里的山峰；惟北面山势低下，形如簸箕，箕内千崖拱卫，万壑争趋；崖旁沟畔，田陌相错，人烟聚居。坝河绕过东山脚，一路挟带着汝河、冲河之水流经箕口，又向极北流去。有人说：女媧山的云雾是簸箕从坝河

簸扬上来的，想必一定有它的道理。这时，东边出现了一抹火烧云，照红了半边天，几乎同一瞬间，箕口也冉冉升起轻雾，像一缕青烟，飘呀飘呀，与沟壑升腾起来的云雾连成一体在山下流淌；山顶上也起雾了，浓浓的，湿湿的，慢慢向下垂去，眼看就要和山下缓缓上升的云雾消融在一起，却突然下垂的浮起来，上升的稳住了，中间抹上一线深黛色，呈现出既素雅又明快的美。果然，一会儿云与雾融成一体，白茫茫地锁住山崖沟壑，变成一种浑厚气魄的美。云雾越来越浓，视线越来越窄，那起伏的冈峦，拱卫的崖壁，以及葱郁的树冠，全躲进云雾里了。只听得鸡鸣狗吠在云烟雾海中，若不是松涛贯耳，你会误认为腾云驾雾在空中飞行。在天上的感觉，真是妙不可言。待一会儿，云雾又有变化，重新露出云中的山，雾中的树，正以为要晴日朗照，能看得清清楚楚的时候，却又笼罩在厚重的苍茫之中，什么也看不见了。刚才出现的一抹光束仅仅只是一现，便收回了它的光芒。在焦急等待中，满天的云雾才敢不情愿地散开，只淡淡地散漫几堆云彩在山头，低处的就悄悄地紧贴沟壑降下去。云彩中漏下一抹橘黄色阳光，照在女媧庙脊檐上，照在松梢梢尖上，照在怒放的野花丛上，四野里精神地展开笑容。然而这时降下去的云雾却又汇聚一起，成了一片茫茫的海洋，奔腾的云雾在

脚下翻滚流动，一会儿淹没山崖，一会儿又退入沟壑。头顶上阳光洒落下来，云雾象镶了金边的绒毯，山崖像镀了金色的玉宇琼宫，有如海上的蓬莱仙境，壮观极了，美妙极了。云雾更象长了灵性，忽然变成凝住不动的云霓，托起一座座美丽的山崖。画家激动地喊：“巴山云海！真是妙极了”。于是一阵笔走龙蛇，描绘下这动人的景色。不知从哪儿送来一阵风，云彩又开始流动了，其速度之快匪夷所思，半山的云雾忽然被吹成许多小块，有的徜徉在山腰，有的流连在山崖，山色渐渐亮起来。放眼望去，远山隐隐可见，近山扑面而来，层层叠叠，层次丰富而清晰。心想平时我们都是站在山下向上看白云流动，今天头一次从山上向下看云雾聚散，那感觉真不是笔墨所能形容。半天没有说话的画家突然感慨说：“怪不得黄宾虹先生，一生都在黄山度过，原来他是在裁云作画呀”。

是的。无论是巫山、黄山、女媧山，云海雾浪都是一样的。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坝河没有三峡驰名，女媧山也没有黄山响亮，名人效应固然重要，但要紧的还在自己发声。女媧山之云与巫山之云不同，巫山之云要坐在船上，女媧山则从山上向下看，所看不同，体会自然不同。我如是想，如是写，并不在乎有人讥笑我没有生花之笔，只是相信终有一日，女媧山云雾也能成为极负盛名的景点。



瀛湖

第1299期

张弛作

读闲书

付增成

闲书与专业类别无关，凡是与所学专业、所做工作无关的书都可称为闲书，科技工作者读文史，语言学家读军事，都是在读闲书。当然，作家们因为写作需要，可能会阅读各类书籍，但与写作内容没有直接关联，纯粹出于兴趣爱好的，也可以称为闲书。

闲书无类，却是书籍中最大的一类。读闲书就像忙碌时品一杯咖啡，闲适时饮一杯清茶一样，是一种生活的逸趣，让人无形中受到滋养，让每一天的日子不再单调。就如同路边的一朵鲜花、一片绿叶，细究下来，对人没有任何功利的好处，看到了却总让人精神愉悦充盈，觉得这世界充满了美好。更何况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万事万物都有禅机，人不都是在非功利的状态下才领悟了这天地间的哲理？

读闲书也像补充身体营养，人体营养都需均衡，一个运动员肌肉强壮，但脏器不好，总不会长寿。一个正常人脏器稳定，但严重缺钙，总不会生龙活虎。刻意从自己专业的角度出发选择读书，就算成了专家，也总归是有些不够精神健全，不能很好地在这复杂纷纭的世界里应对从容。

这方面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钱伟长先生文史满分，却是中国力学和应用数学的奠基人。金庸大师文史造诣非凡，在政治外交、商业方面也是奇才，创办明报集团，准确预测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时间。他们都事业有成，又活到年近百岁，极大程度上是“不务正业”，好读闲书的缘故。

那年专门辟出一间屋子做了书房，书架从一个增加到数个，又特意请书法家朋友写一块隶书牌匾，嵌在自己名字，满足了自己附庸风雅的心性。书店里买的，网站上淘的，朋友们送的，架子上书从稀稀落落迅速增加到满满当当，无处安身，只能堆在了书桌上、床第旁。又在老家一栋房子里开辟一间书房，满屋全是书架，只空出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的位置，把西安家里的书读过的匀一部分过去，以备日常翻阅温习。书都是闲书，与我所从事工作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守着两个差不大的书房，真的有满屋灿烂，簇拥在花丛中的快乐感觉。

架子上书大都是文学与历史。始终认为文学可以塑造灵魂，历史可以鉴古知今，让我做到心灵高尚，内心通透。书读的多了却开始慵懒，已读过的书远没有架子上新增的书多，于是狠下心来，要每日手不释卷，并且努力抑制住自己购书、求书的欲望，终于一年下来读了七八十本闲书，便觉得忙碌时不再紧张，清闲时不再无聊，日子过得充实有意义。又因为读了这些闲书，更觉得工作不是负累，事业不是唯一追求，不是为了养家糊口，不是一味向前，战斗到底，而是生活的其中一种调剂。

突然来了疫情，老父感到生活枯燥，活动的空间更为狭小，我于是劝他道，不如读闲书。

八仙镇山水飘香，有一半，竟是那浓郁的酒香。

八仙人善饮酒，不论男女基本都能饮点，少则三五八杯，怡情；多则半斤一斤，致兴。八仙人所饮的酒，为本地自酿的包谷酒，在他们看来，酒为粮食之精。外面的瓶装酒，虽好看，但香料太重，喝多上头伤身，远不如包谷酒，喝的干净放心。他们饮酒，常用瓶，举杯贴唇，微微一抿，抿得唇间啾啾作响，让酒在舌尖打个转后，缓慢入喉，再轻仰脖一饮而尽。半眯着眼，一边回味酒的醇甜，一边品尝生活的琐碎。于是，天地间酒香阵阵，日子里也酒香阵阵。

我不善饮酒，却喜欢看别人饮酒。在家族年聚或者家中客来后，众人围坐于圆桌旁吃喝。八仙吃酒，若非红白喜事，上菜往往荤素同出，凉热同出，待女主人上桌后，客人才会在主人再三邀请下动筷。乡间土菜，在女主人的精心搭

在雪地里(外二首)

王慧

满地的白
孩子尽情地在
雪地里打滚
梦，从草尖上苏醒
春天来了

年画

带着经年不变的盈盈笑意
拂去冬月的寒冷
从时光深处走来

用一张张年画
集结喜庆的颜色
装满吉祥的话语
把一段叫春节的时光
浓妆艳抹

让时间发酵时间
用年味渲染年味
一笔一画都描在年轮上
一张张贴在岁月里
是辞旧，也是迎新

潜伏

它是无所事事事的催化剂
多么厚重的事情
也被轻描淡写地挂在墙角

桌上摆放的书本存满故事
忧伤的人站在旁边
捉摸不定
把一切有了答案
结局似乎迥然不同

只能凭一杯茶
来调节生活的颜色
在繁华之外
潜伏下来
多像沉默不语的格桑花

八仙酒事

柯荣

配、烹炒下，显得精细爽口，色味俱佳。等客人一一尝过主家厨艺后，便要开始饮酒了。八仙人最忌饮“饿肚子酒”，肚子里必须得填点食物，空腹饮酒最是伤身。男人看客人吃差不多的时候，便举起早已斟好的杯中酒，向客人敬去，说些如“菜肴不佳，多有怠慢”之类自谦的话。客人也连忙放下筷子，端起酒杯夸女主人菜做得好，双方一阵客气后，便共举酒杯，微微仰头，只听见啾啾一声，主客同时将酒杯口朝向对方，以示酒不剩，二人相视而笑，继续吃菜叙话。

这时候就是考验男主人酒量的时候了。从桌上最长者开始，逐人敬一遍。若是有不能饮酒的女人或小孩儿，主人也不强要对方饮，能饮酒的，则由主人或客人自己挑，往往都是炖的肥美的猪蹄肉，或者是看着令人发怵，吃着却不腻的粉蒸肉。若不能吃肉也不能饮酒的，则由大杯饮料代替。等客人吃完肉或者喝完饮料后，主人也毫不含糊，饮尽杯中酒，继续寻下一家，与客人喝完完，还得同女主人喝，说声“辛苦你了”之类的话，引得满桌喝彩。女主人被这么一说，就红着脸，反而更加将气氛推向了高潮。最后是对自家

的孩子，抚头勉励。这么一通关下来，没有半斤以上的酒量，是绝对不可能的。

接下来，便是客人向男女主人回敬，然后又轮流通关。一杯一杯复一杯，酒过三巡，通关的人们，喝得醉眼迷离，红着脸，自发的组成一个小圈子或者继续喝酒划拳，或者抽烟聊天，抑或者闲谈乡土琐事不时拍掌大笑。

此时，女主人早已悄然离席，去给客人们端出一些热汤、清粥和面食。吃完这顿饭，一场酒事算是结束了，大家或是坐下喝茶，或是各自散去。我不善饮酒，但丝毫不影响我喜欢坐在一旁，静看他们饮酒时的那种畅快。八仙人饮酒，酒里酒外，都是对未来热切的期待，以及对当下无比满足的珍惜。仿佛只要有酒，一切辛苦都值得，一切困难都能过去。他们坚信，天下事，是没有什么酒解决不了的，若是一杯不够，那就再来一杯……

我们从岭上走下来，她们正在圆台上玩耍。虽是隆冬天气，太阳却很率性，照得山野的草木暖洋洋的。那对老年夫妻领着孙子，男的姓鲁，退休了，女的我一时竟然没有认出来。

她主动和我打招呼：“你还要再干几年吧？”我说马上就退居二线了，可以轻松了。她说：“你还小嘛，我们认识的时候，你还是个碌碌无子。”我猛然想起她是谁了。于是我对我说：“那是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当时我不满二十岁，现在已是五十五岁的人了，感谢宋大姐为我打毛衣。”她笑着说，你还记得当年打毛衣的事？

怎能不记得呢？返程途中，我始终在回忆三十五年前的那段往事，一种甜甜的滋味涌上心头。

那是1987年7月，我从安康农校毕业，被组织分配到原小河区区委工作，任青年干部。十月初，接到团县委通知，让我到旬阳县委党校参加青年妇女干部培训班。

报道那天，全县十个区六十多个乡镇的青年妇女干部都来了，当然包括宋大姐，我也穿着那件旧棉袄来了。那时县委党校设在城关镇的草坪村，与县农机局共用一个大院，出门就是102省道，虽然出行比较方便，但是距离县城较远，购物不太方便。前来参加培训的青年妇女干部，除了我等几个刚从学校毕业的小青年之外，大多数比我们年长，基本上都是大哥哥大姐，她们对我很关爱。

我记得那期培训班的时间是三个月，具体是从十月到十二月。除了课堂教学之外，还教唱歌，教跳舞，组织文体活动。我们这些学员在相互学习交流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三个月就完了。十二月末的某日，具体是哪一天，记不清了，班主任老师通知放假一天，让我们进城逛逛街，购买一些东西，说明天上午举行结业典礼后，培训班就

学员们陆续进城去了，有人约我也进城去转转，但我没有去。我不是不想去，而是心理自卑。我没有钱，身上穿的那件棉袄很旧了，下摆有点脏，不展拓。看到其他学员穿着毛衣，套着夹克，笔挺潇洒，很羡慕。无奈，我就一个人在学校大院来回闲转，厌烦了，我就出门去，在102省道散步，有时还走进田间地头，望望天，看看地，消磨时光。晚上，学员们都回来了，她们很兴奋，闹得很厉害，我却早早躺下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宋大姐她们五个女子急急忙忙跑来找我，七手八脚把我推进了女生宿舍，拿起床上平放着的那件绿毛衣往我头上套，有的拉前边，有的拽后边，有的提领子，有的扯袖子，等到穿戴整齐，然后把我拉到镜子跟前。她们七嘴八舌，大笑不止，有的说：“这件毛衣织得多好啊！花纹多漂亮啊！”有的说：“你看这小子多白净多帅气啊！”有的说：“你看他穿上这件毛衣多精神！真是人穿衣裳马是鞍啊！”她们好像一个个都是鉴赏家，正在欣赏一件刚刚打磨出来的工艺品似的，每个人的脸上洋溢着自豪感，仿佛五朵尽情绽放的牡丹花，真好看。

十点钟的结业典礼，我就穿着那件绿毛衣坐在前边，抬头挺胸，正襟危坐，全身感到热乎乎美滋滋的。我发现，那一双双眼睛都在偷偷瞅我，抿嘴微笑，我知道那是欣赏的目光，善良的微笑，包含着爱怜的情感。我也时不时地看看毛衣，摸摸毛线，长短是那样地合适，宽窄是那样地贴身，那毛线是上等的纯羊毛线，那花纹是她们精心设计的精美图案，很漂亮，心里洋溢着满满的幸福感。

后来我得知，宋大姐她们五个女子觉得我的穿着太土气太寒酸，商议在学校放假那天，凑钱进城去买羊毛线，要为我织一件新毛衣，作为分别时的礼物送给我。为了选择最好的纯羊毛线，她们转了好几家商店，最后选了那种代表青春和朝气的草绿色羊毛线。回校后，她们吃过晚饭，一齐坐到宿舍，合理分工。一人打前片，一人打后片，一人打左袖，一人打右袖，一人负责缝合连片，飞针走线，整整忙了一个通宵未曾合眼。天亮后，终于完成了这件杰作，随后就迫不及待地把我拉去穿在身上。

说来不怕人笑话，长到二十岁的年纪，我才第一次穿上毛衣，而且是那件具有纪念意义的绿毛衣，喜欢得不得了，久久舍不得脱下。后来穿的破旧不堪了，也舍不得丢掉，一直保存至今。我时常想起那件绿毛衣，那一针一线编织出来的是善良，是爱心，是温暖，让我终生感动和怀念。



冬韵

张星

时间像魔术师一样，硬生生的把去年的冬天拽到了今年来。

人们在悄然不觉中，忽然才意识到一年的时光就这样过去了。我在心里感叹自己又年长了一岁了，感叹时光飞逝，感叹岁月催人，感叹一切之过往，感叹人生之不易，心中竟泛起了一股酸涩来。我莫名的把这些都归结于去年的冬天，那个疫情肆虐的日子。

对于冬天我以前不怎么喜欢，总觉得那句冬天来了春天不在会说的句子显得有些矫情而苍白。也许每个人对每个季节的企盼和向往有所不同，结果才会有所差异。我喜欢色彩斑斓的春，金黄色的秋，因为它们有色有韵有味，有让人爱上它们的借口。然而，冬，给人的是严寒，是硬冷，是倔强，是不近人情。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感触，更多的原因大概是心境使然吧。

以前的冬日里，我总喜欢一家人围坐炉火旁，锅里热气腾腾的炖着羊肉，母亲的烹饪技术消除了羊的膻味，让房子里香气四溢。一撮香菜，一块锅盔馍，一碗飘香的萝卜炖羊肉，欢声笑语塞满了整个空间。然而，这个冬日，家人不在身边，他们身处疫情中风险区，几百公里的路程，秦岭的阻隔，遥望而不可及的现状，让人倍感孤独。孩子的一声爸爸，叫的我心酸。妻子的问候，母亲的叮咛，让我泪水婆娑，恨不能长出一对翅膀飞到他们身旁。窗外寒风凛冽，北风呼啸，我的内心一片狼藉，思念和牵挂时在时空中穿梭不停，虽闭着双眼，可心目一直睁着。

冬的白雪皑皑，冬的梦幻童话，在我这里成了说不清的恐惧，特别是这个冬天。一双眼睛紧盯着肆虐的寒风，肆虐的疫情，肆虐的大地，肆虐的人心。当疫区的点点滴滴通过官宣，通过抖音视频扑面而来，我忽然间有点喜欢上这个冬天了，觉得它有一种特别的韵味深入其中。一幕幕扣人心弦的病例追踪，好似一条条破案线索，牵挂着一颗颗惶恐的心。

当我得知自己被抽调到疫情防控指挥部的那一刻，我才彻底明白了自己为什么喜欢上了这个曾经一点都不怎么感冒的冬。这个冬是特殊季节里特殊的产物，它的韵味十足，风险与美丽并存。在疫情防控指挥部的这些日子里，所看所听无不让人动容。这里是一个大家庭，是一个严冬里不畏风霜，不畏艰难的大集体。几个通宵熬下来，人确实疲惫，可看到那些疫情管控措施的逐一落实，就很欣慰。上下一心齐发力，各方协作很有序，能为家乡的小城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我觉得是自己的荣耀，更是这个特殊的冬撰写出特有的韵味。

母亲发来视频说，还是党的政策好，让她们吃上了政府的供应蔬菜，我的眼泪默默地流了出来。问候与叮咛，相思与牵挂，全都化为一场冬日里的大雪，撒向人间，这是一场温暖的雪。温暖的时刻处处皆有，大爱无疆比比皆是，满屏的志愿者、逆行者，在这个冬天里发出了火一样的炽热。今夜月光皎洁，没有一丝寒凉，我和同事守候在指挥部，繁忙的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同事对答如流的解释，我想电话那头远方的朋友、亲人一定都会有相同的感触，我们手挽手，心连心，在这特殊的冬日战胜疫情，指日可待。

时间像魔术师一样，硬生生的把去年的冬天拽到了今年来，我想这是老天给我们消灭疫情战胜疫情特有的冬的序曲，在这特殊的冬的时光里，展现出了不一般火热的冬的韵味。

绿毛衣

赵攀强

